



但如果业主是私企或外资，则要看业主本身的策略了。如果是私人房东，想要减免租金就比较困难了。

还有一些承租人并不是和房东签订租房合同的，而是通过“二房东”甚至“三房东”，即使补贴下来了，受益人只会是第一承租人。

再加上小店业者的现金流实力普遍不强，很多小业者的资金只能支撑两三个月。

“这两天就是在慢慢‘还债’。”That Girl的老板阿高开玩笑道，“平时我们的销卡和续卡率都挺高的，但两个多月没开店，现金流肯定有很大影响，所以目前我个人先垫付了一个月的房租，还有两个月没付。我的房东人挺好的，也没有催我。他自己是经营饭店的，也有一批员工等着发工资。租出去的店铺，很多人也都还没付他房租。大家都不容易。”

除了欠了两个月房租，阿高口中的“还债”还指老客人的眉毛与指甲。“老客人一直在问我们什么时候开，不光是头发，眉毛也都长了、没形了。”阿高告诉记者，6月2日复工后，每天基本从开门到关门

没停过，修眉的客人相对多一点，“但根据防疫要求，要保证店内的人数，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体力，休息了两个月也有点跟不上了。总体一天服务的客人肯定没有原来多”。

2013年9月，阿高和另外两个女生辞职一起开了这家店，主营蜜蜡修眉和美甲美睫。三人从同事变成了合伙人。

生意还算不错的时候，2020年疫情突如其来。阿高清楚地记得，当时过完年应该是在2月初要上班了，但最后一直拖到2月底才复工。

“那一年病毒致病力比较高，大家还是挺害怕的。我们又开在居民区里面，外面的大门是锁着的。老实说，居民也不放心一直有外人进来。”阿高说，她们商量了一下当机立断，主动赔了违约金，最后搬到了现在的店铺，“虽然是商住两用的大楼，但至少没有物业保障”。

但疫情这两年，因为大家不出国，国内旅游也减少了，其实对于美甲生意还是影响很大的。但阿高想得挺透彻的，“我们也不求靠它赚大钱，至少生活过得去”。

一直到这次疫情。从3月14日

左上图：that girl 抓紧时间为顾客做美甲。摄影/应琛
右上图：杨璇做到一客一消毒。

摄影/肖鸣亮

大楼进出要求越来越严格，来店的客人就越来越少之后，她们就主动不营业了。阿高坦言，虽然新闻只说浦西封控4天，她们却做好了两周的准备，但没想到这一封就是两个月。

“怎么可能不焦虑，我们这种就是手停口停。餐饮还能做外卖，我们必须客人到场。我们物业群里，有商户一直在问，我就时刻关注着群里的消息。”阿高说，5月31日物业终于通知6月1日可以复工了，但要商户先备案。

根据公开的复商复工信息，商户需要在向所在的街镇（园区）提交恢复经营申请书、承诺书、防疫方案和员工名单并经审核通过后，商业网点才可恢复经营。

“但我的公章在店里，6月1日前大楼不让进。这就又是一个死循环。”于是，阿高在家先打印了相关材料，盖章后就立即提交了，“审批倒是挺快的。6月2日，我们就正式复工了”。

好在美甲行业没有货物积压的问题，阿高店里也都是上海人，“至少家里不用付房租”。经过这次疫情，